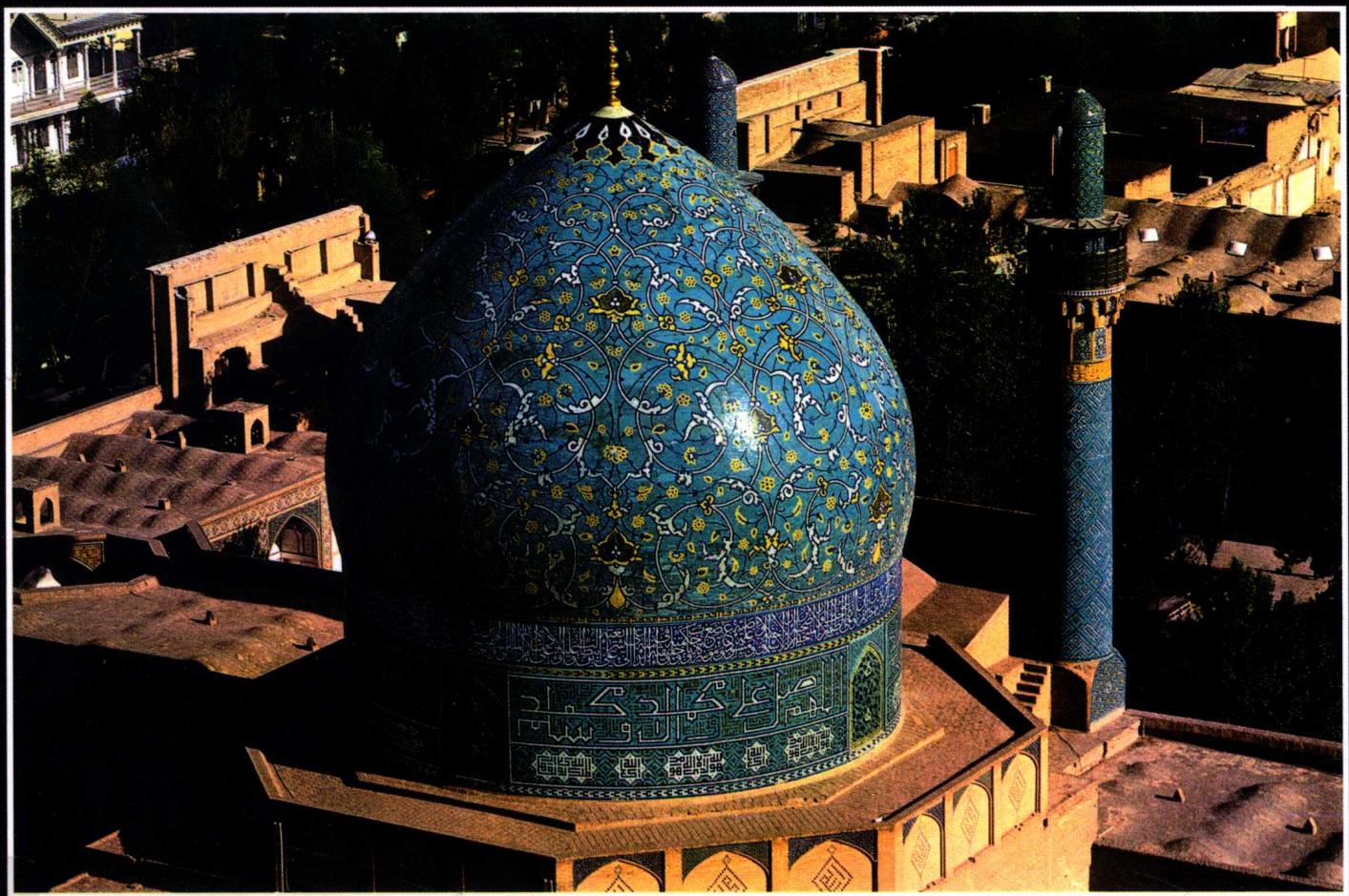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科研成果

世界建筑史 伊斯兰卷

• 中册 •

王瑞珠 编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建设部、人事部、国家文物局联合资助项目

王瑞珠 编著

世界建筑史

伊斯兰卷

• 中册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第四章 埃及

第一节 古典时期：法蒂玛王朝

由阿里后裔在北非突尼斯建立的法蒂玛王朝（909~1171年，中国史书称“绿衣大食”）迁都开罗后，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哈里发王朝，其版图包括埃及、北非、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西部。此时，埃及已成为伊斯兰世界伟大的艺术和文化中心之一。在法蒂玛王朝的早期阶段，不仅创建和发展了配有大型聚礼清真寺的开罗新城，而且还建造了一批壮丽的世俗和纪念性建筑；与此同时，在建筑装饰和纪念性建筑的施主上亦可看到重要的变化。在本节，我们将讨论在埃及法蒂玛王朝极盛时期及其衰退期间的各种表现。第一阶段为969~1060年，即从哈里发穆伊兹（953~975年在位）开始征服埃及到穆斯坦绥尔（1036~1094年在位）统治中期。接下来的第二阶段自穆斯坦绥尔执政后期开始一直到王朝覆灭（1171年）。

一、969~106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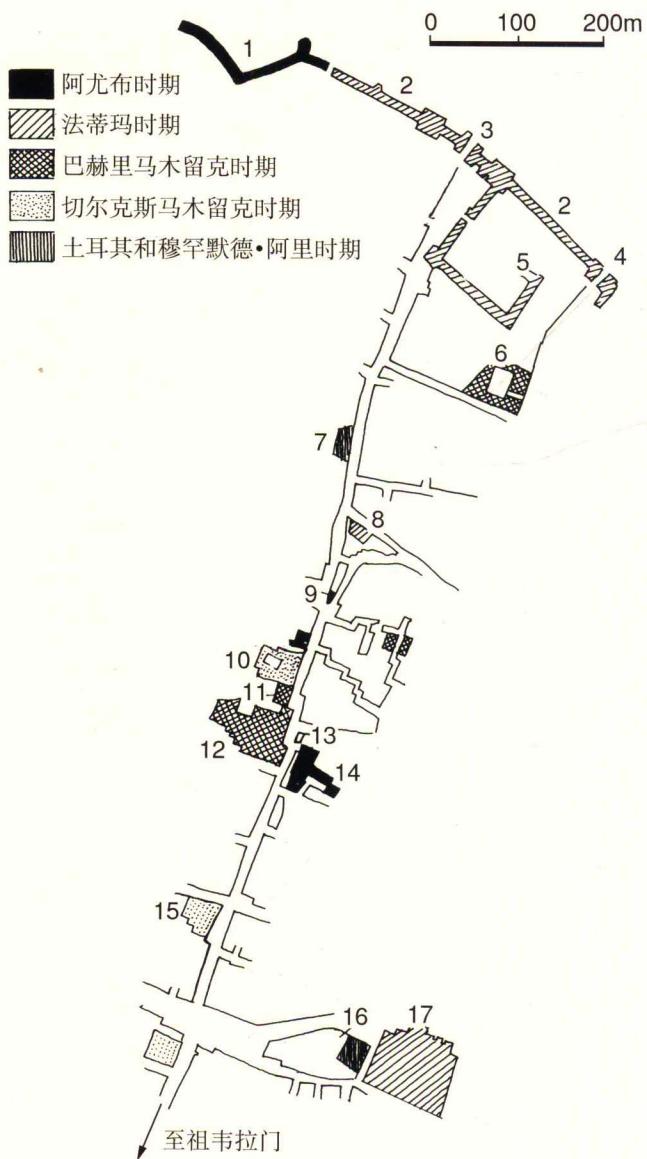
[开罗的创建]

和所有的什叶派穆斯林一样，法蒂玛王朝统治者具有极强的神秘主义（mysticism）倾向，并由此导致了对占星术的强烈依赖。穆伊兹自967年开始准备征讨埃及，可能就是受到该年土星和木星在白羊座相合的所谓吉兆的鼓舞。969年，他手下西西里出身的拜占廷将军乔哈尔击败了伊赫什德王朝（Ikshidids，935~969年）的军队，占领了弗斯塔特，并在北面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上扎营，很快建造了一个很大的围地。用土坯砖建造的围墙内面积达1200平方米，其内建了一座宫殿，若干营房及行政建筑。它最初的名字曼苏里耶（al-Mansuriya，意

“得胜”）显然是模仿945~949年为同一目的建造的凯鲁万郊区。据说，人们在选择填埋基坑的吉祥时刻时本打算以串铃为号，但在施工开始前，一只乌鸦提前落到了围墙之内，这事正发生在火星（阿拉伯名Qahir al-Falak）高照的时刻。在4年后穆伊兹自凯鲁万回来后，认定这个星象是个吉兆，该地遂被重新命名为盖希拉（al-Qahira），这就是如今开罗（Cairo）一名的由来。K.A.C.克雷斯韦尔曾对这个词（al-Qahira）的意义进行过考证，认为其原意为“凯旋”。城市奠基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并有占星家到场。但K.A.C.克雷斯韦尔同时指出，有关开罗城奠基的这一故事可能只是传说，因为26年前，在谈到亚历山大里亚城的创建时，也可听到类似的说法。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它至少表明某些伊斯兰城市在创建时似乎并不是主要考虑实际的需求。这第一个围地，也如巴格达的所谓圆形城市一样，本不打算建成一个真正的城市，实际上，它只是一座如马赫迪耶甚或是北京的紫禁城那样的宫邸和行政区。现时摩洛哥王朝在马拉喀什、梅克内斯和非斯各地的带围墙的城市宫殿建筑群实际上都是直接由此衍生而来。

作为法蒂玛王朝的中心和帝国的军事重镇，开罗建设的最初目的显然是为了控制早期的穆斯林城市弗斯塔特及其和东方的通路。虽说城市最初的基础已无迹可寻，但人们还是大体知道，城区几乎为方形，面积约 1000×1150 米，一条几乎是直线的街道形成城市南北轴线，将老的富图门和祖韦拉门连接起来（两者名称均来自曼苏里耶的城门），形成所谓宫间广场街（图4-1）。这条街道已部分纳入到现代的穆伊兹大街里，在中央大街两侧靠近中部的地方，爱资哈尔清真寺北面，立着由乔哈尔建造的

东大宫和阿齐兹（975~996年在位）首次建造的西宫；在它们之间，是一个宽阔的阅兵场（Bayn al-Kasrayn，即位于两宫之间的“宫间广场”）；城墙上布置8个城门（每边两个，但不知为什么按不规则的方式配置）；甚至人们还知道许多街区的地点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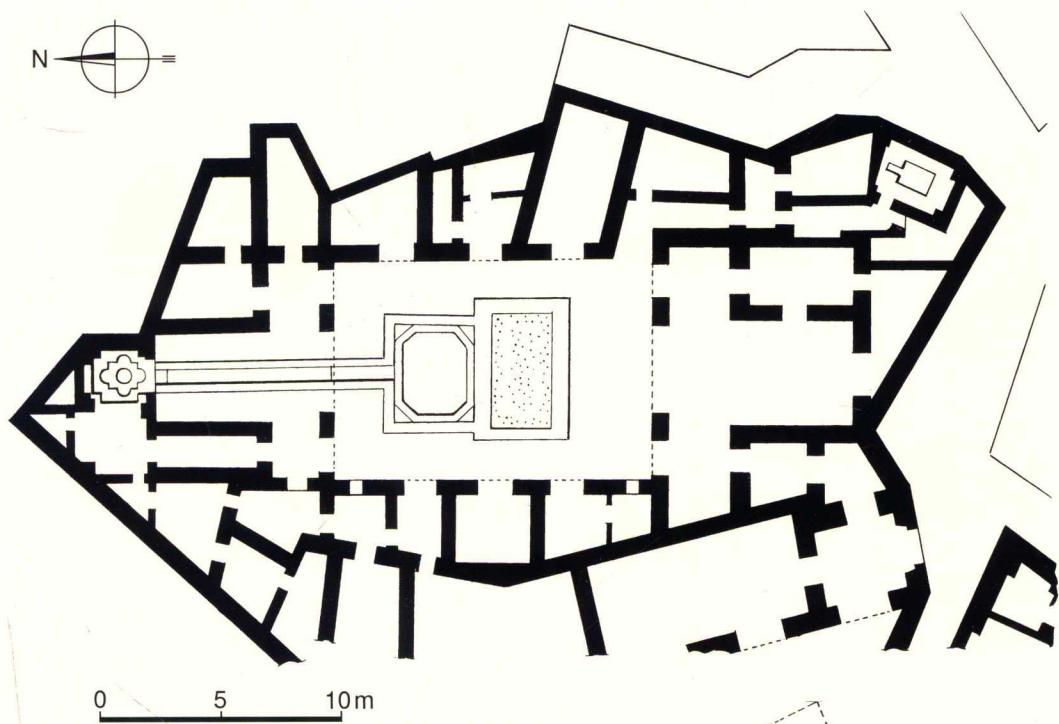
名称，它们当年都分配给了各军事集团，使他们得以和哈里发分享这个城市（事实上，以后开罗的许多地名都来自于969~973年建成的城市）。此后，南部和西南部整个地区逐渐被改造。到公元1000年，开罗，连同弗斯塔特老城在内，变成了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综合体之一，拥有众多的市场、清真寺、街道、花园、多层公寓和私宅。除了耶路撒冷、麦加和阿什凯隆等城市外（在这些城市，新的建筑主要根据宗教要求建造），其他地方法蒂玛时期的城市建设均没有这么大的规模和名气。

不过，法蒂玛早期的建筑大部荡然无存，但通过马克里齐的详细记载，985年穆盖德西和1047年纳西尔·霍斯劳（伟大的波斯诗人和哲学家，1004~1088年）的现场描述以及由M.赫茨、P.拉韦斯和E.波蒂汇集的考古资料，人们多少能对城市世俗建筑的一些特点有所了解。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东大宫。虽然宫殿本身已无迹可寻，但经K.A.C.克雷斯韦尔梳理的文献资料表明，它曾位于一个围墙圈起的地段内，围墙上开9个石头和烧砖砌筑的大门。据马克里齐记载，其朝向中央广场的主门（金门）上有一个亭阁，开一扇窗户，供哈里发在那里接见民众和检阅部队。围墙内有10或12个方形楼阁，其中最重要的是达哈卜堡，其内达哈卜厅为两个最主要的御座厅之一。另一个在阿齐兹建的所谓“大敞厅”里，这是个穹顶建筑，位于围地的中心。按纳西尔·霍斯劳的说法，类似敞厅的御座厅是“一个三面封闭的结构，第四面敞开，上冠3个穹顶；在敞开的一侧有一个类似栅栏的东西，被称为舒贝克（shubbak）”。厅内布置带华盖的御座（sidilla），许多装饰均由彩绘的狩猎场景组成。尽管有这样一些亮点，但在整体布局上，宫区似乎有点凌乱，可能像宰赫拉宫城一样，采取了复杂的不对称形式。在这方面，它显然和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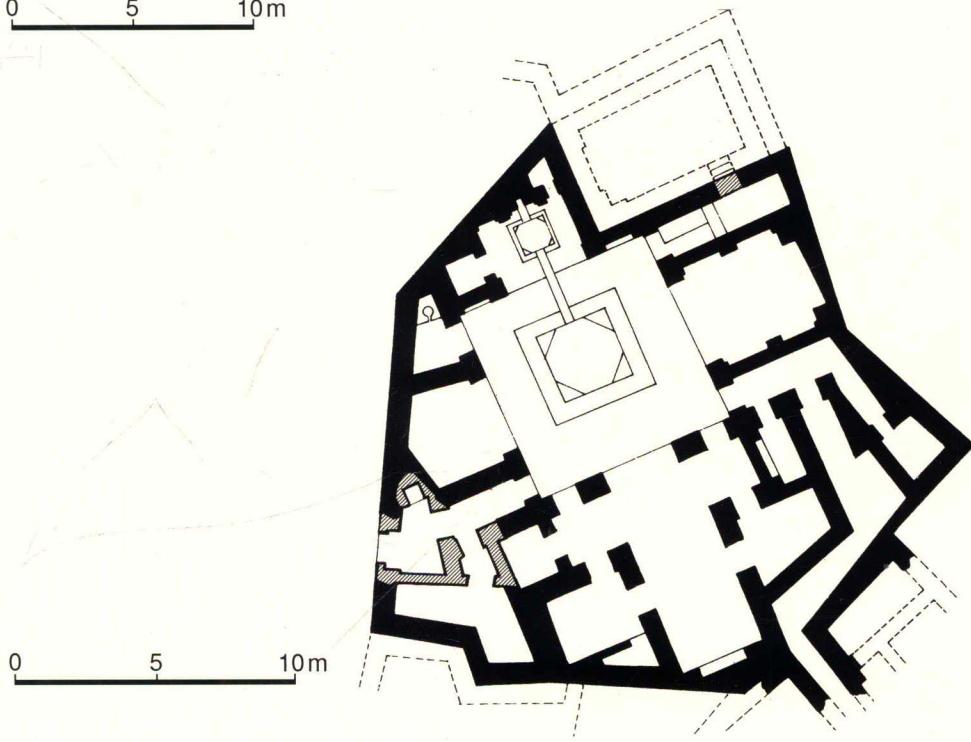


本页及左页：

(左上) 图4-1开罗 宫间广场街。平面(主要建筑自11世纪延续到19世纪,从1013年的哈基姆清真寺到1839年的苏莱曼帕夏清真寺),图中:1、阿尤布时期城墙,2、法蒂玛时期城墙,3、富图门(“昌盛门”),4、纳斯尔门(“光荣门”),5、哈基姆聚礼清真寺,6、高松清真寺,7、苏莱曼帕夏清真寺,8、阿格马尔清真寺,9、阿卜杜勒·拉赫曼·哈特胡达泉室-小学,10、巴尔古格清真寺,11、纳西尔·穆罕默德教经学院-陵墓建筑群,12、苏丹盖拉温建筑群,13、拜巴尔教经学院,14、萨利赫·阿尤布墓,15、阿什拉夫教经学院,16、阿布·达哈卜,17、爱资哈尔大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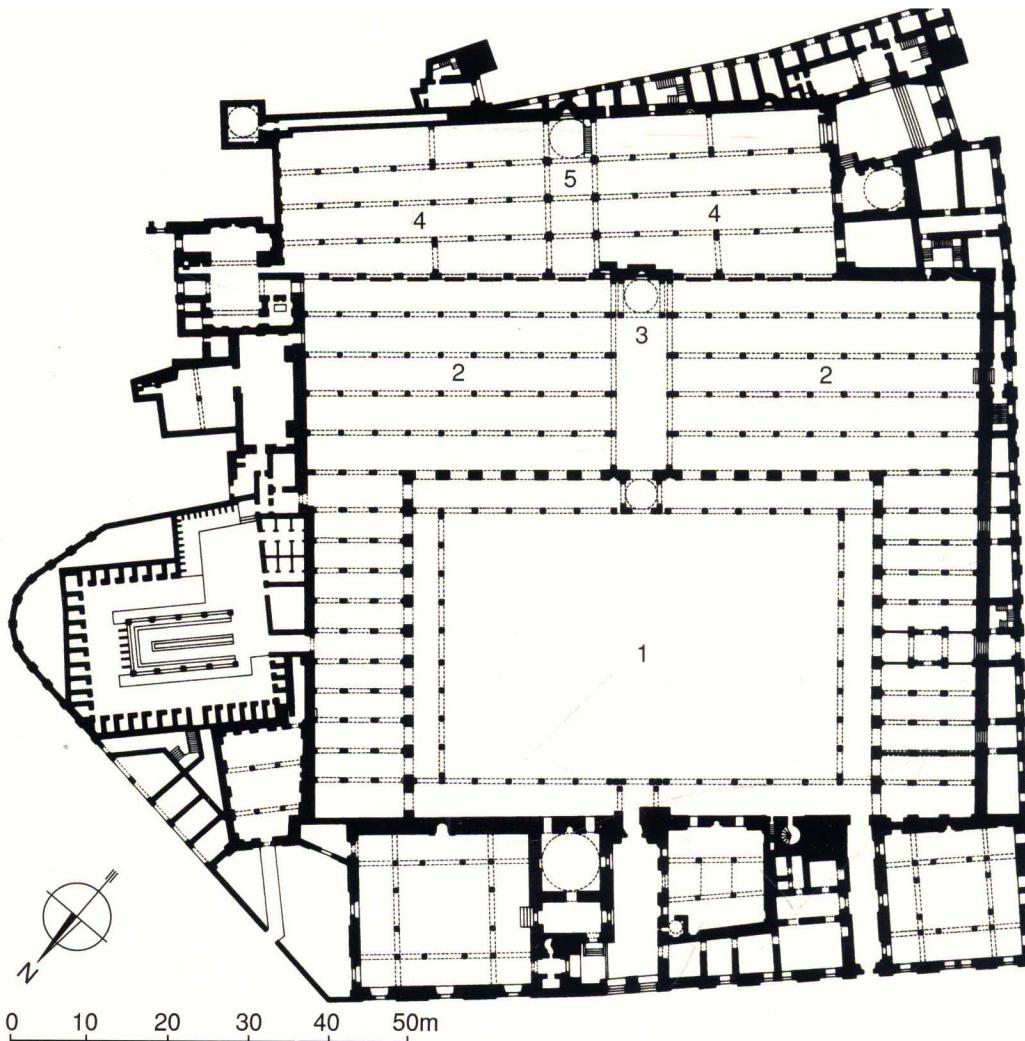


(下) 图4-2开罗 西宫(始建于975~996年左右,1055年后改建)。人物雕刻檐壁(木雕,30×430厘米,现存开罗伊斯兰艺术博物馆,表现王室成员欣赏音乐、狩猎和舞蹈的场景)



(右上) 图4-3弗斯塔特 住宅(10~12世纪)。平面(据K.A.C. Creswell, 1951年)





本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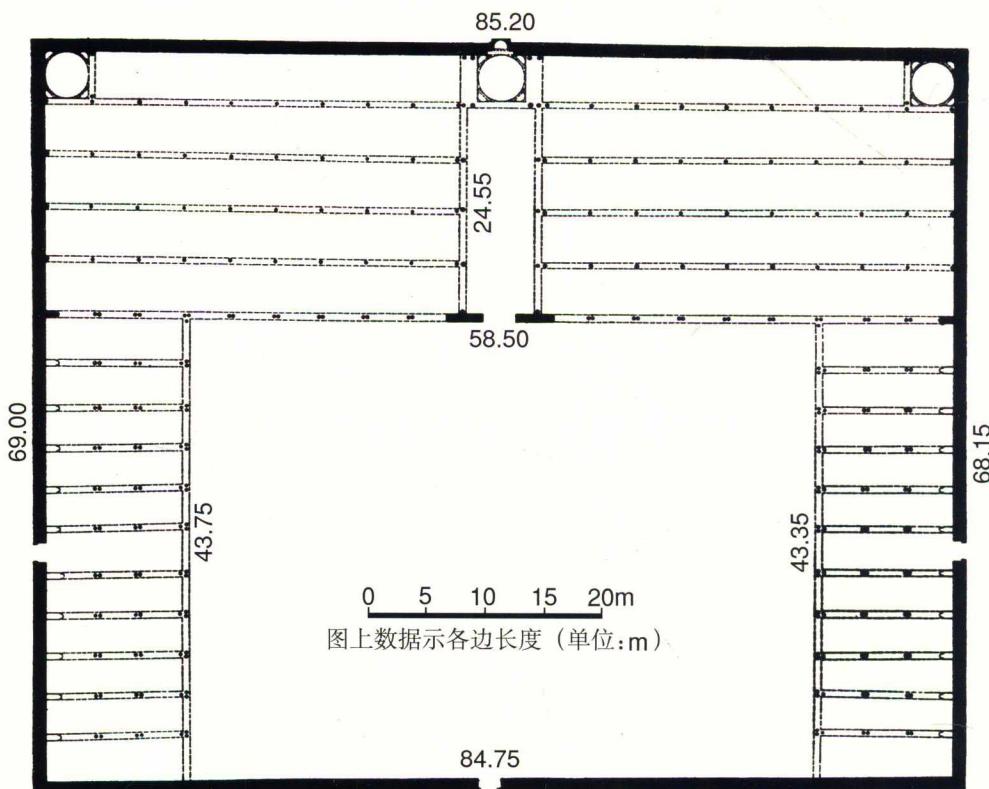
(上) 图4-4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970~972年)。底层平面(取自Henri Stierlin:《Architecture de l'Islam, de l'Atlantique au Gange》,1979年),图中:1、院落,2、多柱厅,3、古代拜向龛,4、扩建部分,5、新拜向龛

(下) 图4-5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早期平面复原图(取自Richard Ettinghausen和Oleg Grabar:《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slam, 650-1250》,1994年)

右页：

(上) 图4-6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礼拜厅(1131~1149年),立面复原图(示1891~1892年修复前状况,取自John D.Hoag:《Islamic Architecture》,198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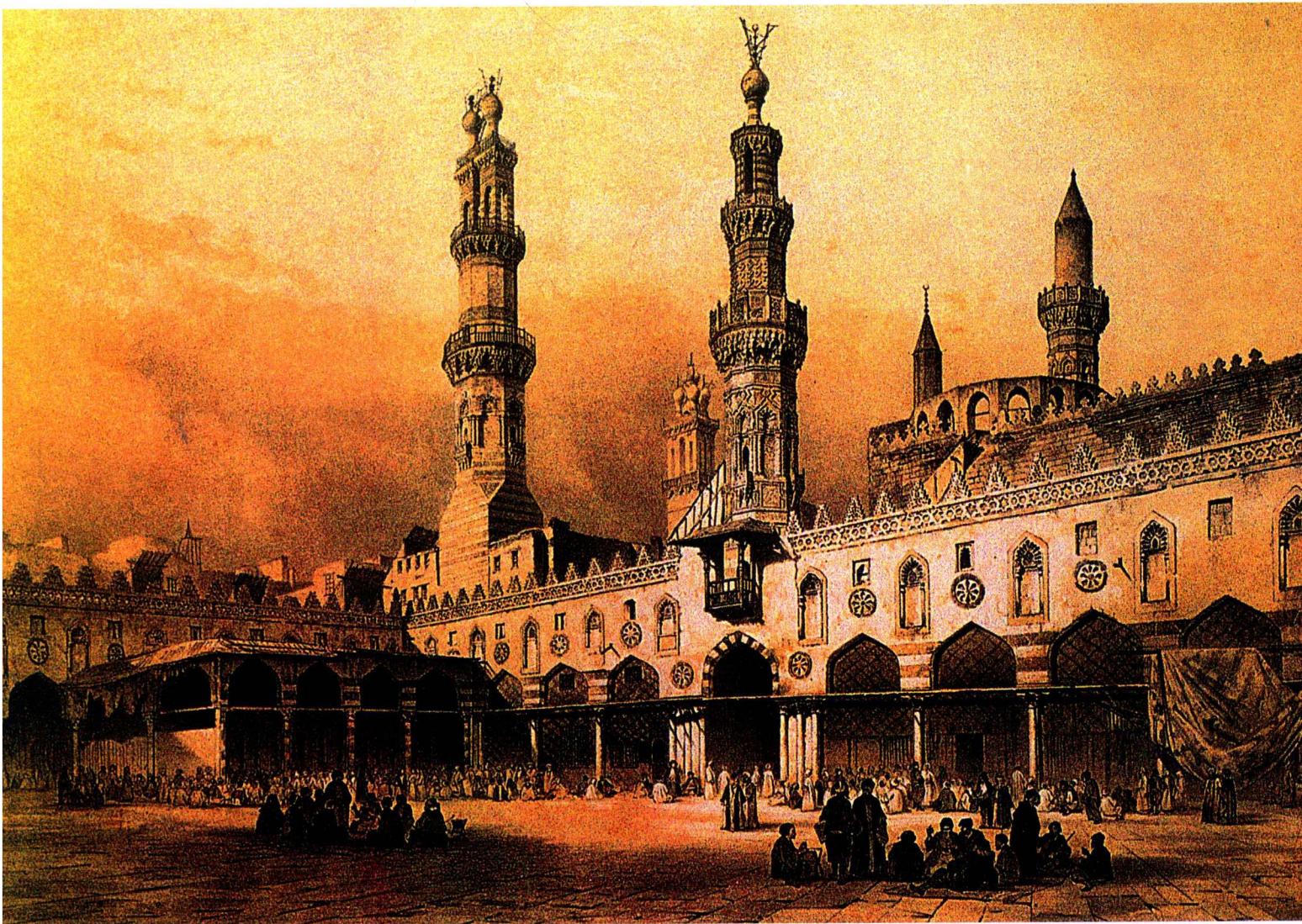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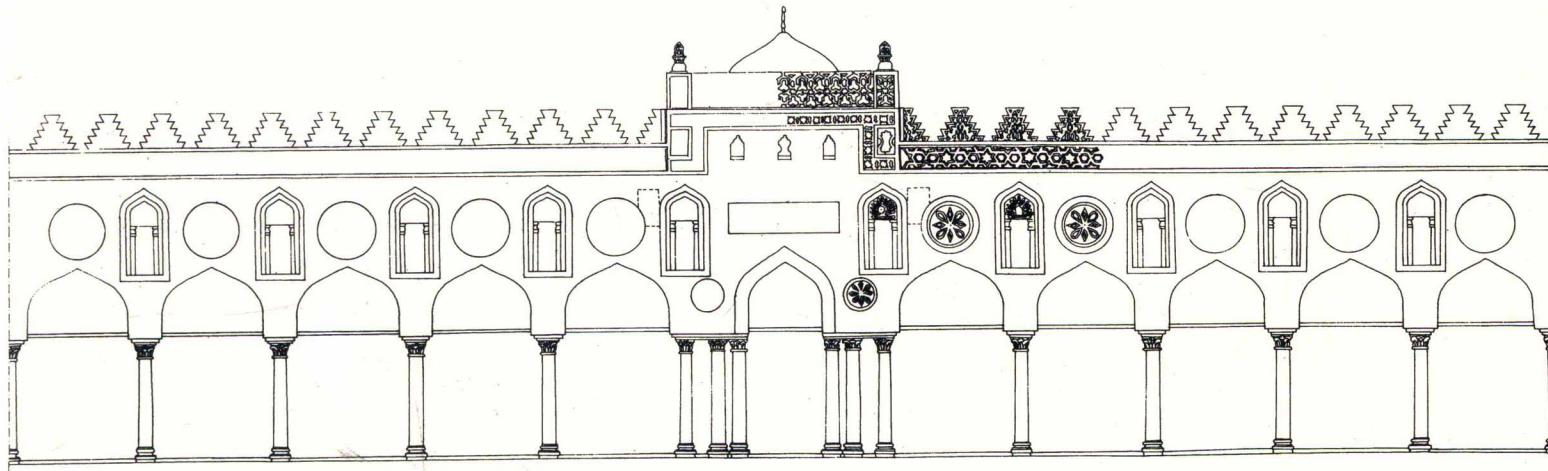
(下) 图4-7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主要院落景观(版画,取自Prise d'Avenues:《Arabic Art, after Monuments in Cairo》,200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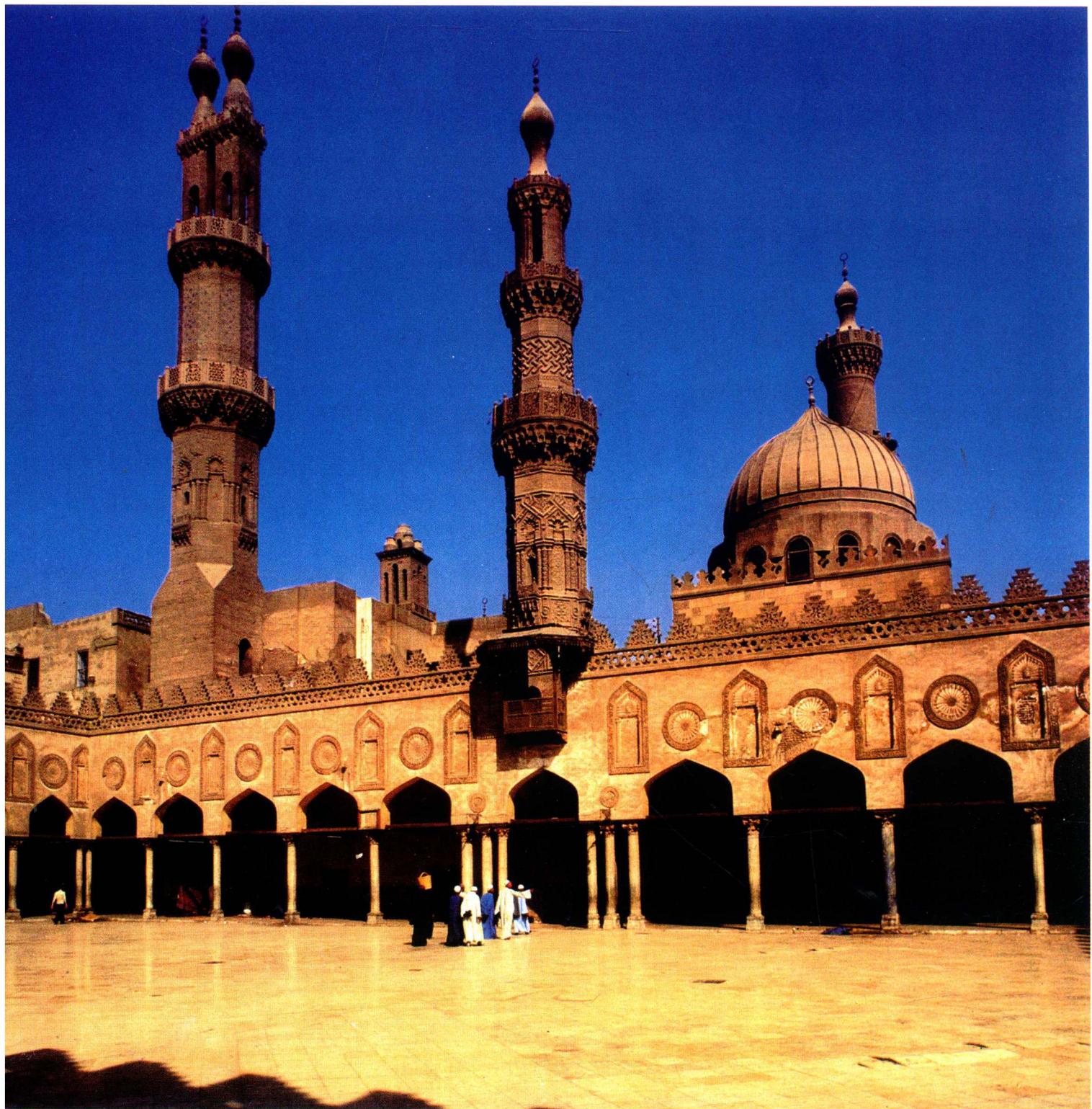


些采用更对称格局的阿拔斯时期的宫殿以及马赫迪耶和阿希尔的宫殿有所不同。始建于975~996年左右的西宫于1055年后进行了改建，总体规模较小，但更为齐整，围绕着一个纵长庭院在两条轴线上布置厅

堂和楼阁（图4-2）。

法蒂玛时期开罗的世俗建筑还有另外两个特点。首先是大量王室亭阁的建造（它们遍布整个城市及其郊区，仅马克里齐就列举了十个之多），在伊斯





兰宫殿里，这显然是一种创新。其中有的供休闲娱乐，有的用于举行仪式典礼（在法蒂玛时期，不同寻常的典礼队列颇似拜占廷帝国的做法）。它们的形式不太清楚，但大多数看来是位于花园内，常常配有水池和喷泉，非常接近西西里留存下来的诺曼时期（12世纪）的建筑。第二个特点见于弗斯塔特发掘出来的一些私宅（图4-3），在几乎所有的实例

中，都有朝向中央院落的一个敞厅，或两个彼此形成直角的长厅（我们在阿希尔及其他地方已看到过这类布置），或两者兼有。

[爱资哈尔清真寺（早期工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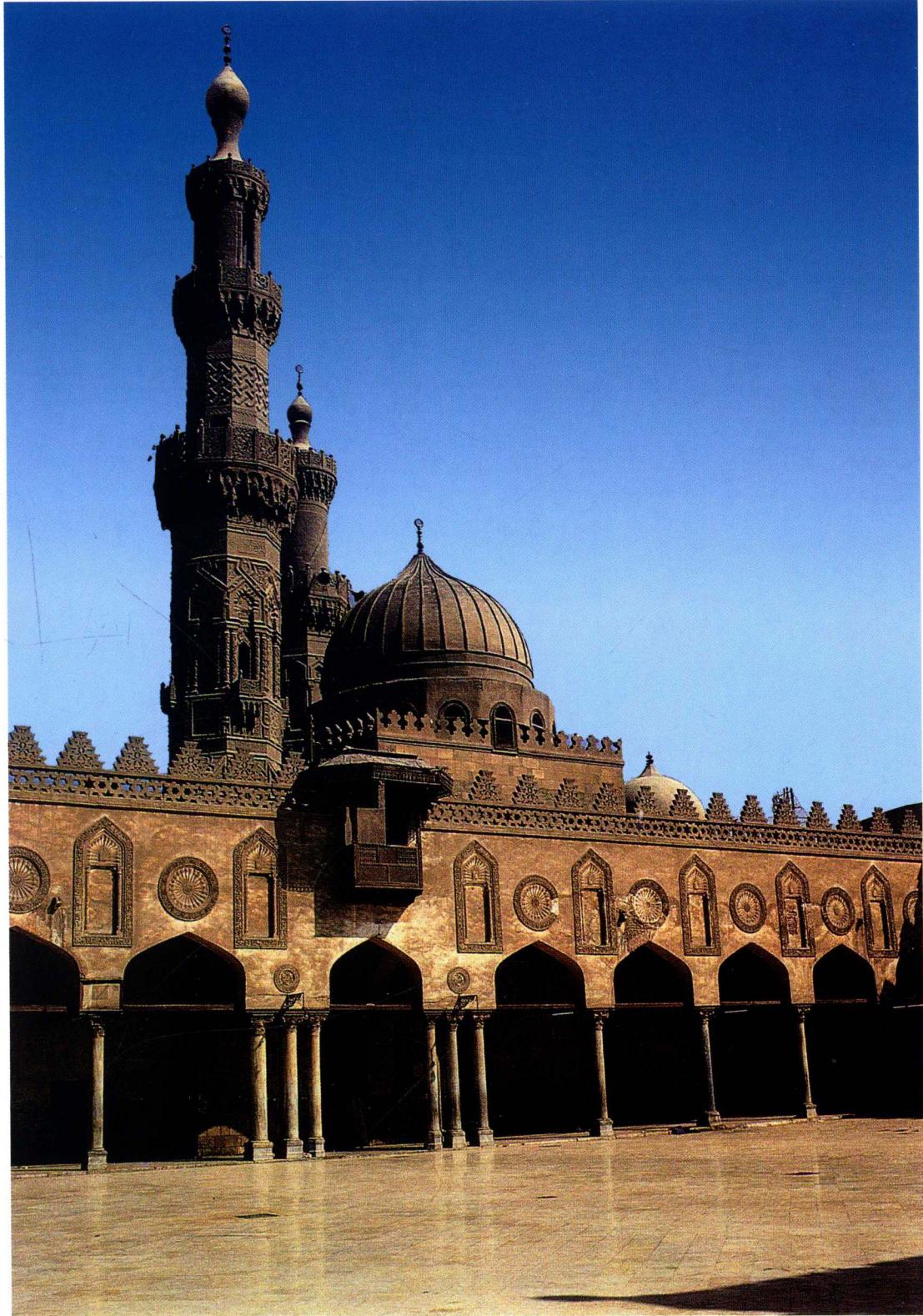
近代的爱资哈尔大街可能标志着当年乔哈尔时建造的围地东西轴线。在它正南，贝尔吉耶门附近，乔

左页：

图4-8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院落景色（仿伊本·图伦清真寺样式，以圆花饰和盲龛分划墙面）

本页：

图4-9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院落景色（穹顶及宣礼塔为1469年马木留克苏丹盖特拜时期增建）



哈尔于970年4月开始建造爱资哈尔大清真寺[爱资哈尔（Azhar），意“壮观的”]。这座几乎和城市同时奠基建造的著名寺院是开罗法蒂玛王朝早期留存下来的两座聚礼清真寺之一，为城市公众进行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平面及立面：图4-4~4-6；外景及细部：图4-7~4-11；内景：图4-12~4-14）。972年6月，

宣教师（Khutba，即聚礼日祈祷师Friday prayer）第一次在它的宣教台上诵读经文，988年，又在这里创建了一所大学，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型宗教学术中心。建筑经历了多次改造，最初的清真寺被改造成一个简单的多柱厅（平面尺寸 85×69 米），配有一个礼拜厅（由5条和拜向墙平行的廊道组成）及若干



柱廊。礼拜厅通过一条位于轴线上的本堂分为两部分，宽阔的本堂通向以灰泥装饰的华丽拜向龛。龛室前为一穹顶，可能两边还另有穹顶。现位于轴线本堂前的穹顶建于1130~1149年，其位置使人想起凯鲁万的一个类似的后期穹顶。清真寺各处的支撑均为圆柱，或单立，或成对配置，很多都是取自老建筑。这些回收利用的柱身和柱头支撑着烧砖砌造的尖头四心拱券。烧砖同样用于外墙，和伊本·图伦清真寺的做法非常相近。清真寺外部最初法蒂玛时期的样式已不可能知晓（朝向院落的立面均为后期修建，礼拜厅立面属12世纪院落的修复工程），不过最初的平面形式已经K.A.C.克雷斯韦尔进行了复原。从复原图上看，重点地位采用了双柱或三柱加以强调，在这点上颇似奥贝德拉在马赫迪耶建造的第一个清真寺。龛室轴线同样也进行了重点处理，但在这里出现的位于角上的穹顶，在马赫迪耶似乎没有。再就是爱资哈尔清真寺的廊道与拜向墙平行。龛室廊道配有丰富华丽的曲线灰泥装饰，整体图案非常精美，其源头可上溯到6世纪君士坦丁堡圣索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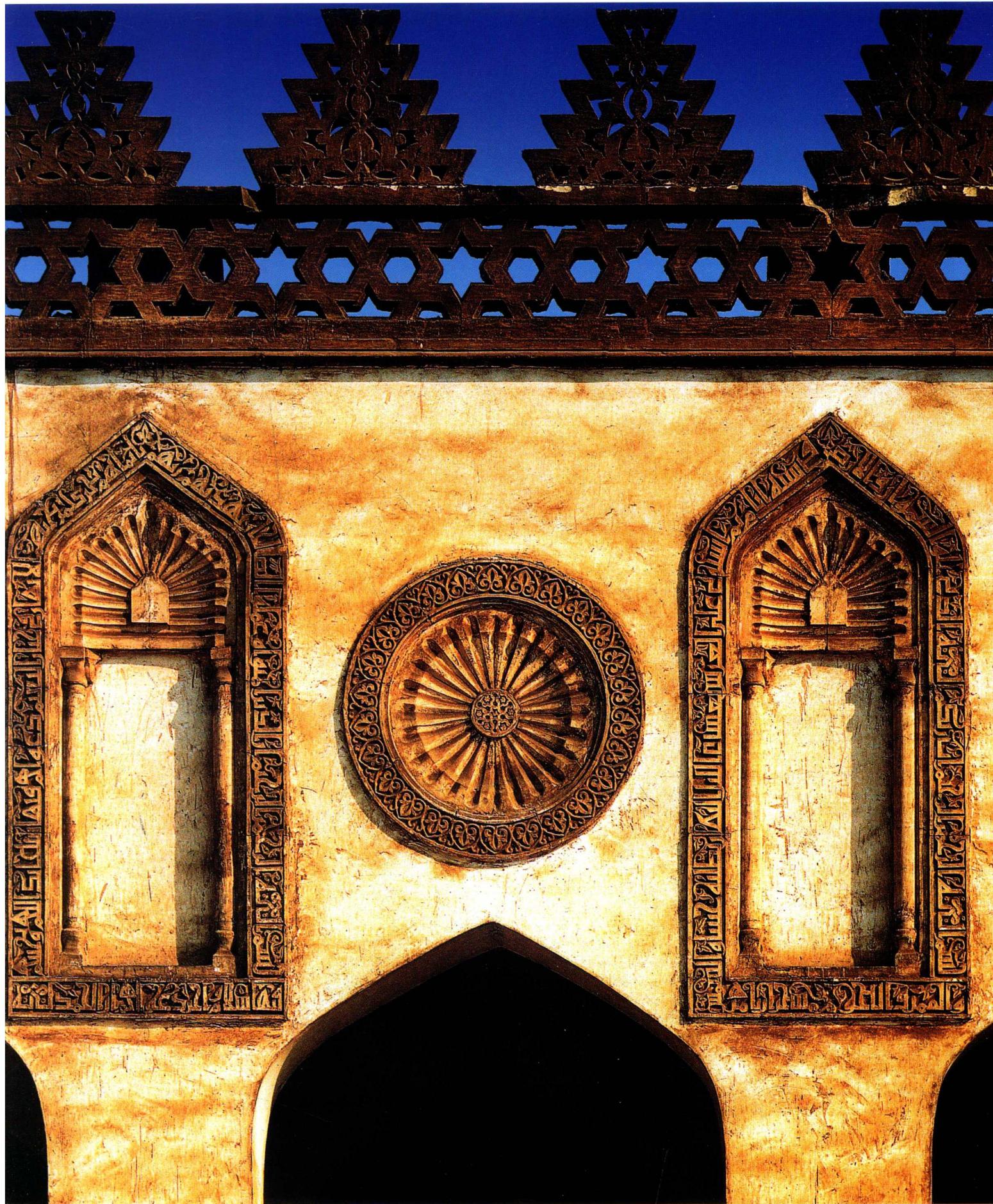
亚大教堂某些拱券的拱肩，不过，更直接的影响则是来自伊本·图伦清真寺的灰泥装饰。留存下来的大部装饰（多为灰泥）位于轴线本堂拱肩处、拜向墙及其他地方，其位置看来是强调主要方向及建筑线条。马克里齐曾提到有为国王准备的亭阁，还举行过一些官方的典礼仪式，它们可能都在建筑上有所反映。没有这些附加建筑的爱资哈尔清真寺，看上去想必如人们所知第一个带轴线本堂的伊斯兰多柱厅那样简单（见图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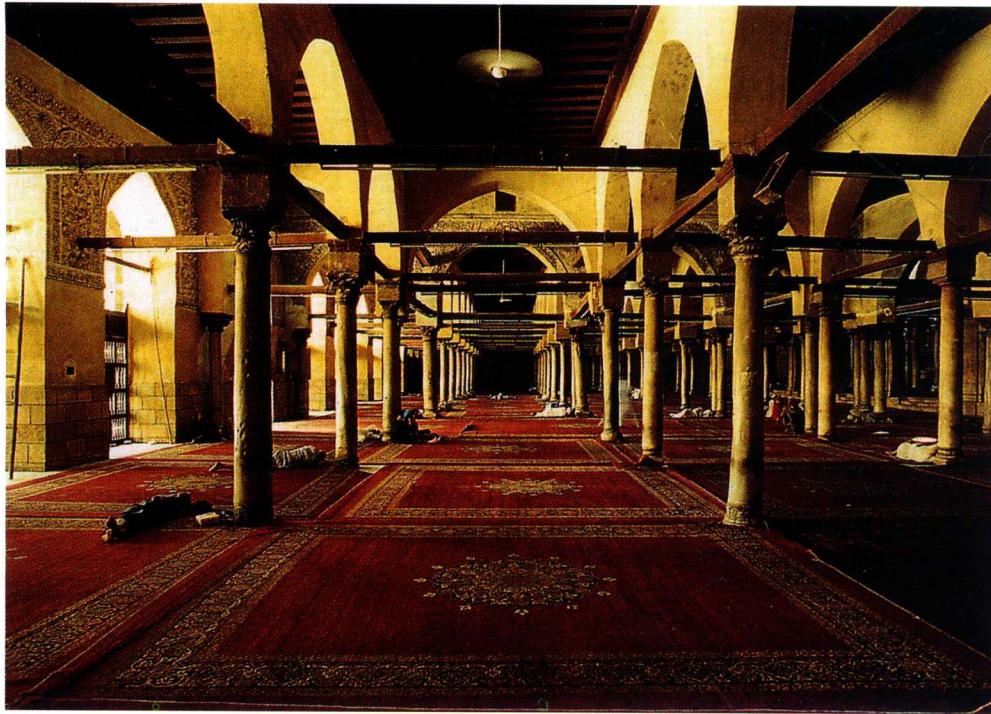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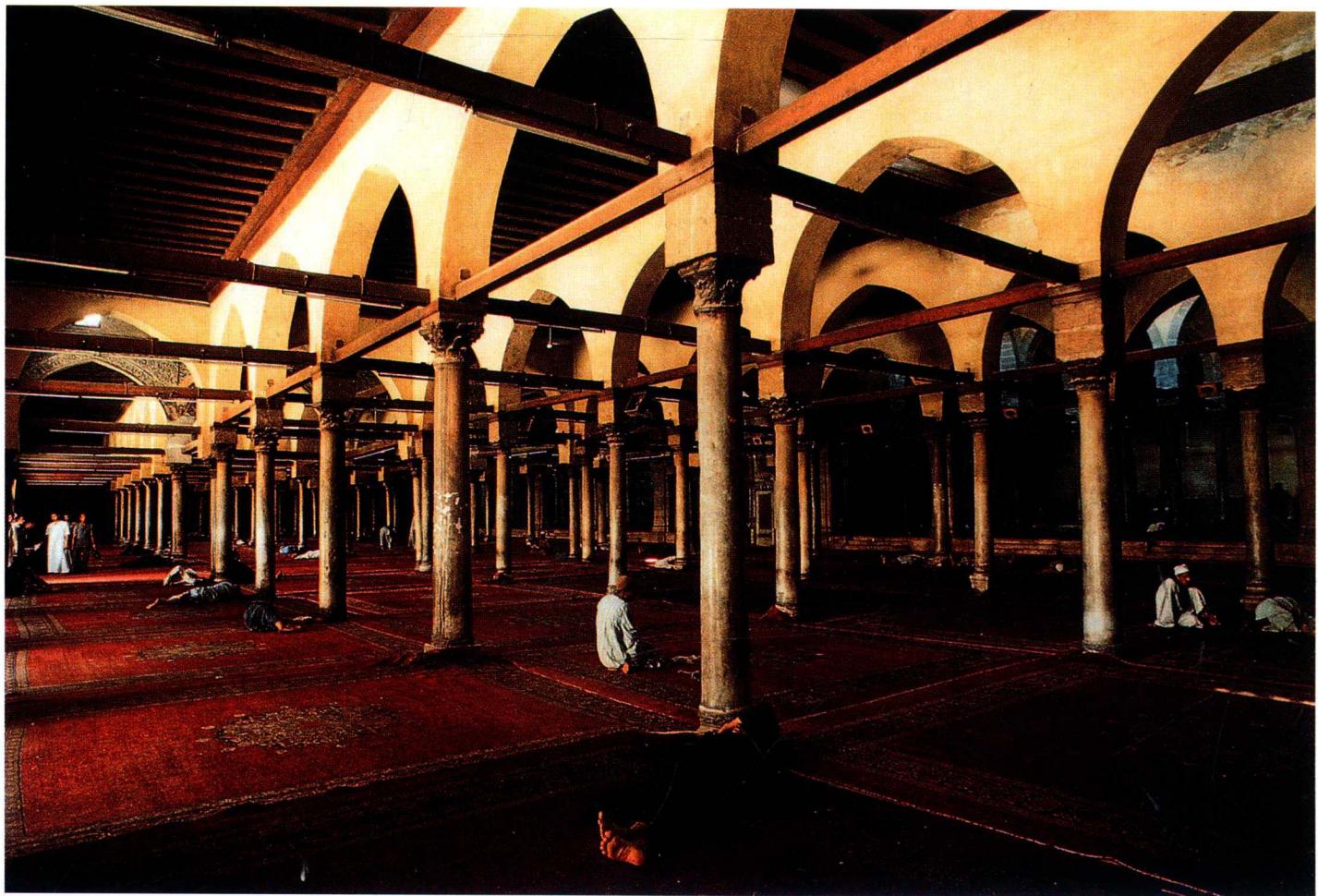
本页：

图4-10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院落拱廊（由于采用大理石柱，整体显得要比伊本·图伦清真寺更为轻快）

右页：

图4-11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院落立面细部[尖券为哈里发哈菲兹（1129~1149年在位）时期增建，阶梯状雉堞是早期法蒂玛建筑的典型样式]





(上)图4-12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礼拜厅,内景(各拱廊与拜向墙平行,不同于阿穆尔清真寺那种与拜向墙垂直的布置方式;但两者均用拉杆加固轻快的结构并于拱券上覆木构平顶)

(下)图4-13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礼拜厅,拱廊透视景色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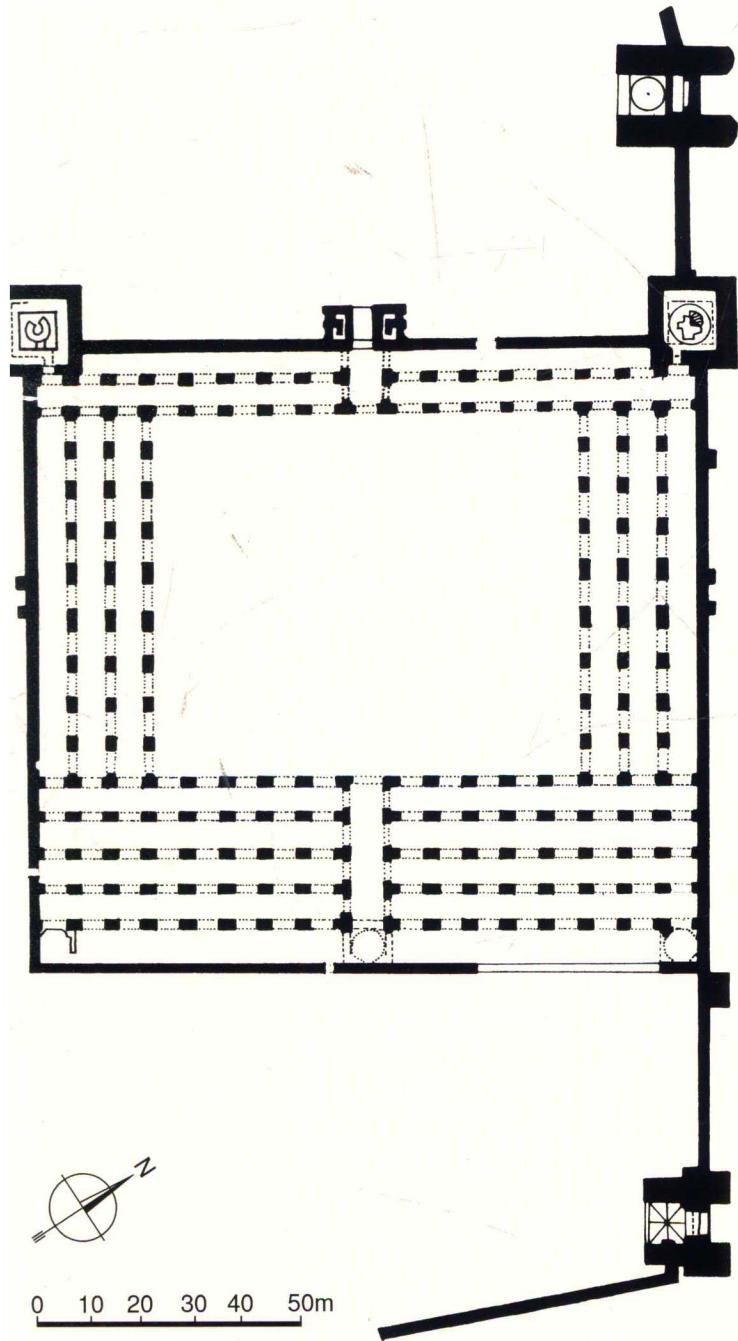
除了爱资哈尔清真寺外,在开罗留存下来的第二个法蒂玛早期的聚礼清真寺系以王朝第六任哈里发

哈基姆(996~1021年在位)的名字命名(平面、立面及复原图:图4-15~4-18;景观及细部:图4-19~4-26)。寺院由他的父亲——哈里发阿齐兹(975~996



年在位)于990年后期开始建造。991年11月,阿齐兹在那里举行了第一次聚礼日祈祷。之后继位的哈基姆于1002/1003年下令完成了入口立面,包括两个宣礼塔和位于它们之间的宏伟入口。1010年末,哈基姆不知为什么让人用两个方形的护墙将宣礼塔包了起来,直到清真寺墙体的高度。1013年3月,在添加了帷幔和豪华的陈设后,在新装修的建筑里举行了庆贺落成的第一次聚礼日祈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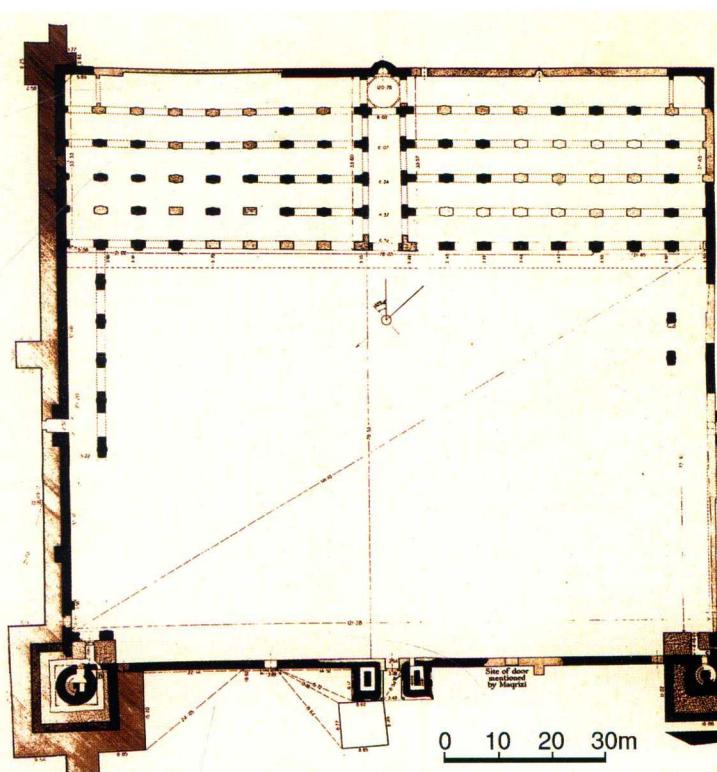
建筑位于乔哈尔时期北面城墙外老的富图门和纳斯尔门之间一个居民稀少的地段,因而其功能看上去并不是很明显。马克里齐用了很长一段文字来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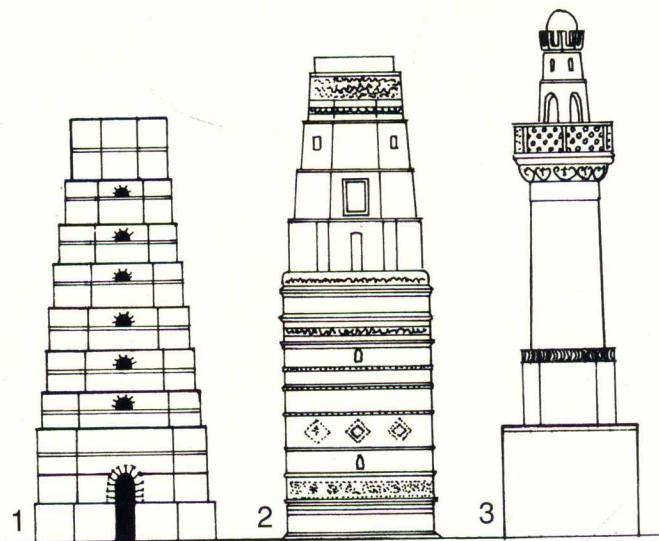


(左上) 图4-14开罗 爱资哈尔大清真寺。老龛室(大理石镶嵌技术显示出拜占廷建筑的作风)

(左下) 图4-15开罗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990/991年, 1002/1003~1013年)。平面(北侧含巴德尔·杰马利城墙; 据K.A.C.Creswell, 195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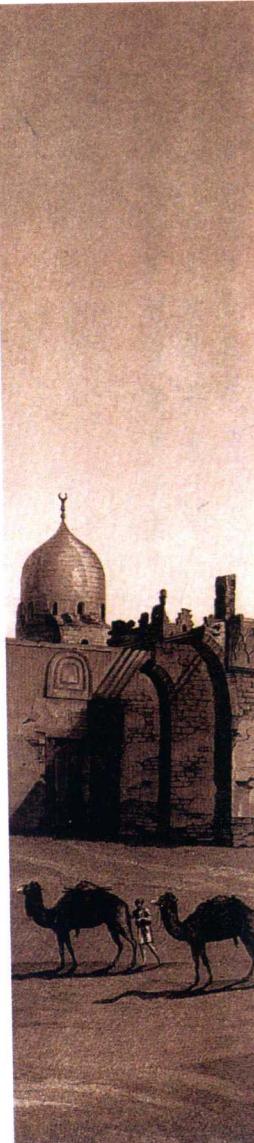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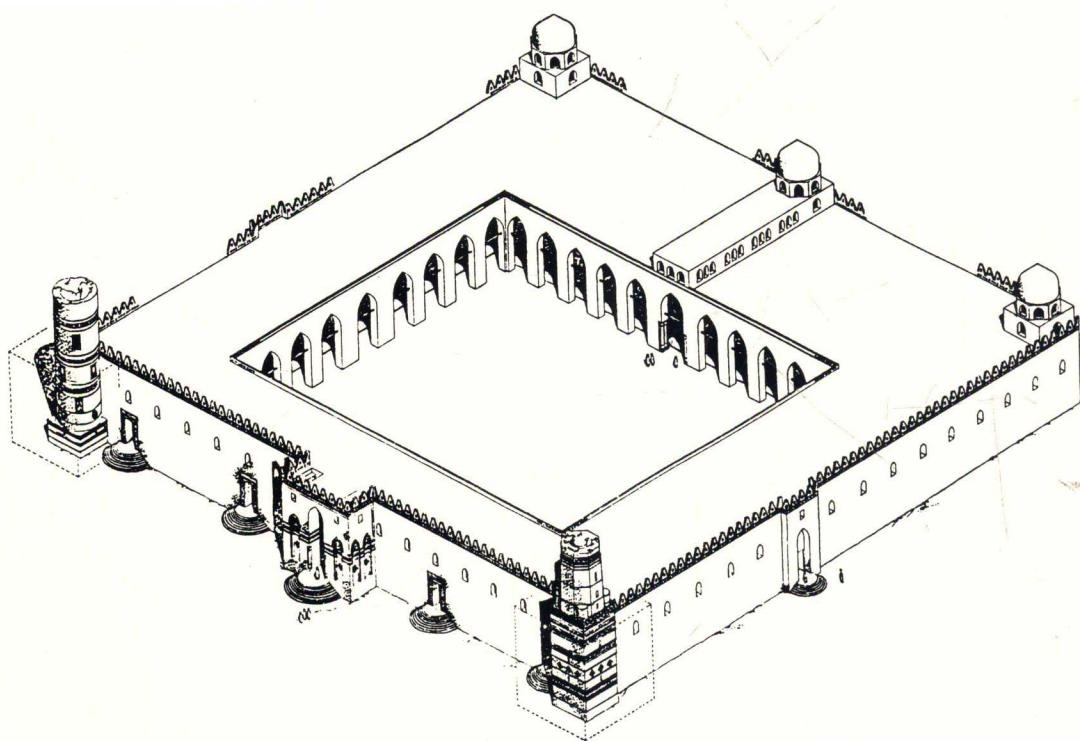
(右) 图4-16开罗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平面(取自Richard Ettinghausen和Oleg Grabar:《The Art and Architecture of Islam, 650-1250》, 1994年)





述其缘由。1266年，在这里举行了第一次极壮观的哈里发祈祷巡游仪式，以后每逢礼拜日在开罗其他三个大清真寺（早期的阿穆尔清真寺、伊本·图伦清真寺和爱资哈尔清真寺）都开始举行这类活动。显然这个建筑是个王室项目，其首要的职能是强调哈里发的宗教和世俗的统治权。也就是说，它在一定程度上类似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一些早期寺院。但后面这几个均靠近统治者驻地，远离城市主体的哈基姆清真寺看来只是在有限范围内起到王室圣所的作用，但它离法蒂玛王室的墓地不远，从这里也可看出法蒂玛王权的复杂性质。位于一个宣礼塔内的私人礼拜堂和某些神秘的装饰题材都为这个建筑增添了某些异样的色彩。

清真寺占据了一片稍稍不规则的矩形地段（ 121×131 米）。在西面和南面，立面角上的两个宣



本页及右页：

(左上) 图4-17开罗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宣礼塔立面及与其他类似建筑的比较（取自George Michell:《Architecture of the Islamic World》，2000年），图中：1、典型罗马灯塔，2、哈基姆清真寺宣礼塔，3、典型后期宣礼塔（方形基座，中部八角形，上部圆柱形）

(左下) 图4-18开罗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俯视复原图（作者K.A.C.Creswell）

(中) 图4-19开罗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外景[图版，取自《埃及记述》(Description de l' Egyp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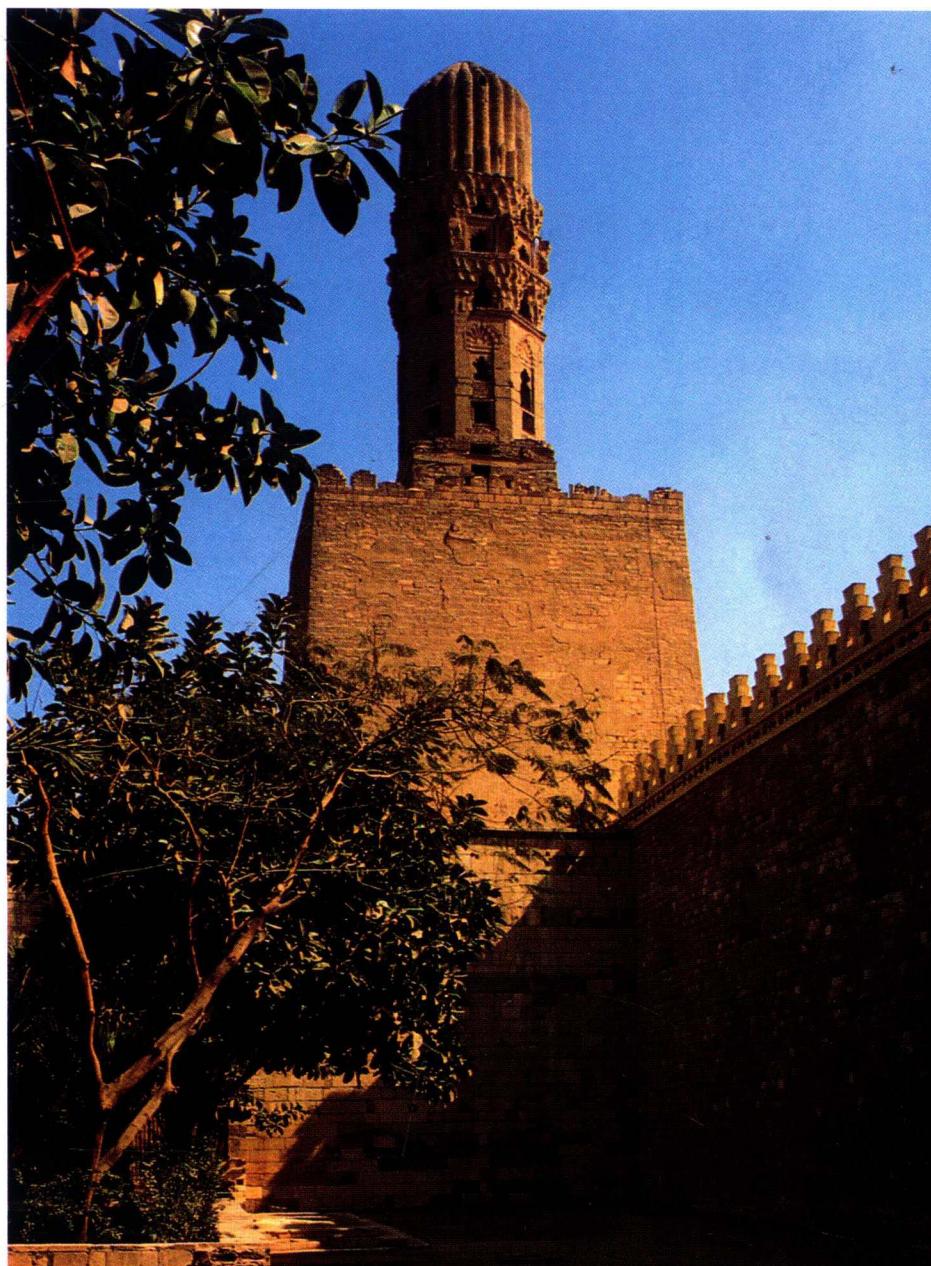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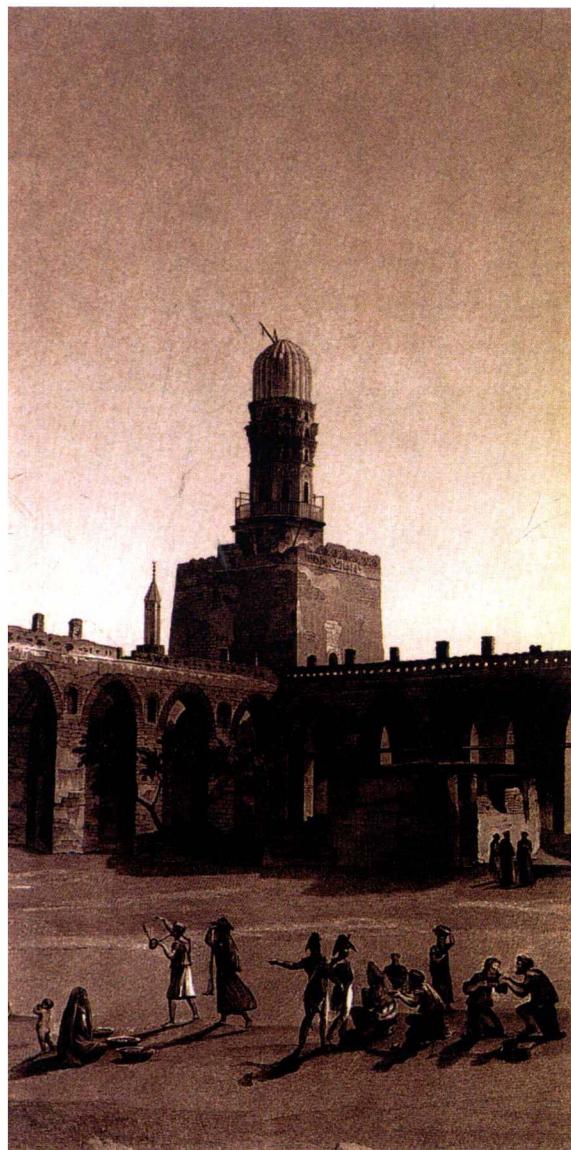
(右) 图4-20开罗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角塔，外景(底层墙面如城堡般向内倾斜，上部宣礼塔八角形，顶上冠带凸肋的小穹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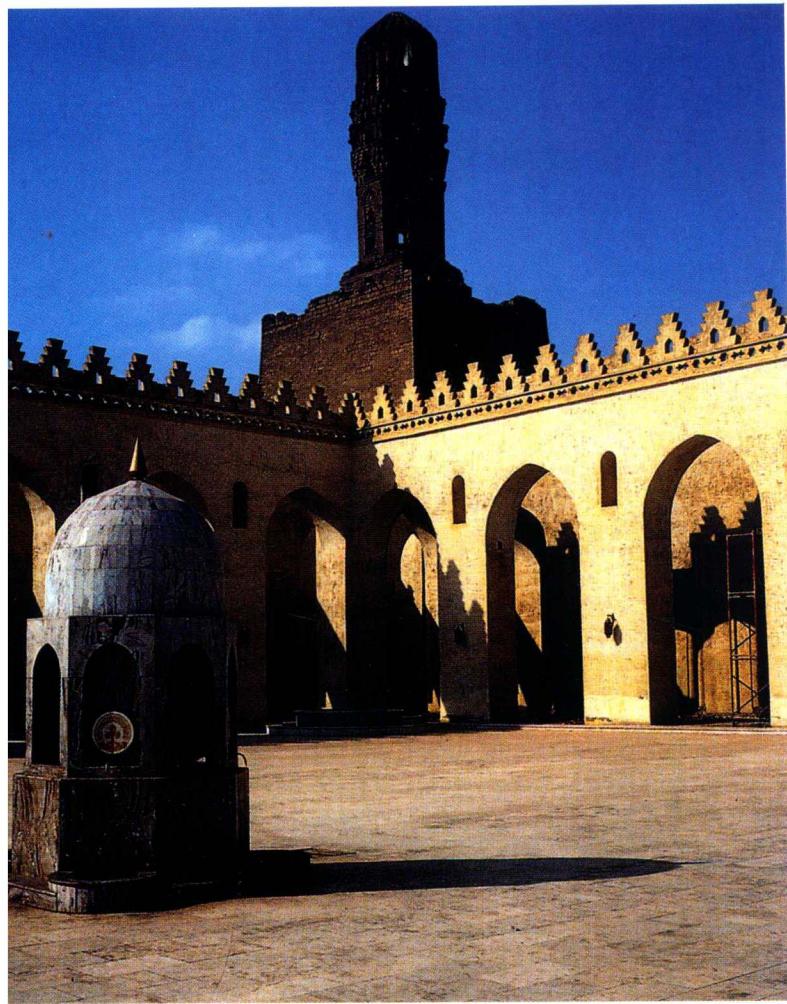
礼塔现已部分被围在后期结构中。宣礼塔不仅因其装饰，也因其不同的造型（一个圆柱形，另一个为方形）引人瞩目。在它们之间，主立面中央为一个砖石砌筑的宏伟门楼（平面 15×6 米），上面华丽地装饰着优雅的曲线花纹，使人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宰赫拉宫城清真寺。另外4个带平券和古典线脚的门完成了整个立面的构图。在清真寺各边，还设置了另外的门。整个清真寺最初至少有13个入口，所有入口均对称配置。在内院中心线上的两个侧面门廊标出了交叉轴线的位置，和立面主要门楼一起构成了三个具有宏伟尺度的大门。

有人认为，爱资哈尔清真寺可能是这个建筑立面的灵感来源，只是由于爱资哈尔寺的立面已不复存在，对此难以确认。不过，人们现在对马赫迪耶奥贝德拉时建的清真寺已有了更多的了解。1010年哈

基姆在宣礼塔外增建的奇特护墙倒是类似这个建筑内带圆柱形内壁的方形水池。虽然不知道马赫迪耶的水池是不是同样打算用来支撑宣礼塔，但它确如哈基姆的护墙一样止于清真寺墙体的高度。马赫迪耶的中央门廊无疑为哈基姆的建筑师提供了范本，甚至连次级门廊的布置（更接近中央而不是立面两端）都很类似。

多柱厅内部综合了伊本·图伦清真寺的特点（圣所由和拜向墙平行的五廊道组成，大型砖墩带附柱，其他三面设单一拱廊）和来自北非的创新成果（中央本堂较高，龛室前设穹顶，两个位于端头的穹顶由突角拱和鼓座支撑）。其结构原型同样是来自伊本·图伦清真寺，只是在这里，砖砌的柱墩要更为细长，而耳堂[即龛室廊道，包括其（修复过的）天窗]和拜向廊道的三个穹顶则使人想起爱资哈尔清真





寺。但和爱资哈尔寺相比，哈基姆寺在设计上显然要精心得多，它融合了几种建筑传统，特别是汲取了北非建筑的精华。尽管在许多方面仍然恪守传统的规章，但还是有一些独具的特色，如穹顶，其外貌（由下至上依次为方形、八角形和穹顶）和内部序列（八角形、鼓座和穹顶）相差一个阶次，又如立面，在严格对称的形制下却奇怪地在两端采用了不同造型的宣礼塔。

不论是爱资哈尔还是哈基姆清真寺，都因其建筑装饰而引人注目，尽管在题材和风格上差异甚大。在爱资哈尔，拱券和拜向墙处的灰泥嵌板均如萨迈拉那样，覆盖整个表面。除了在伊拉克宫殿里很少发现的题铭条带外，嵌板的形式、围着对称茎干布置的叶片和花卉的母题以及刻画轮廓、制作凹槽和凿点的技术，都和萨迈拉艺术有着明显的关联（这种联系可能是通过后者对图伦时期埃及的影响），只是在这里，花卉图案更为突出，轮廓更为清晰，背景再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受到萨迈拉的影响并进行了若干尝试之后，爱资哈尔清真寺的灰泥装饰最后又复归早期的植物母题和更自然的处理方式。

哈基姆清真寺的装饰则完全不同。平的装饰嵌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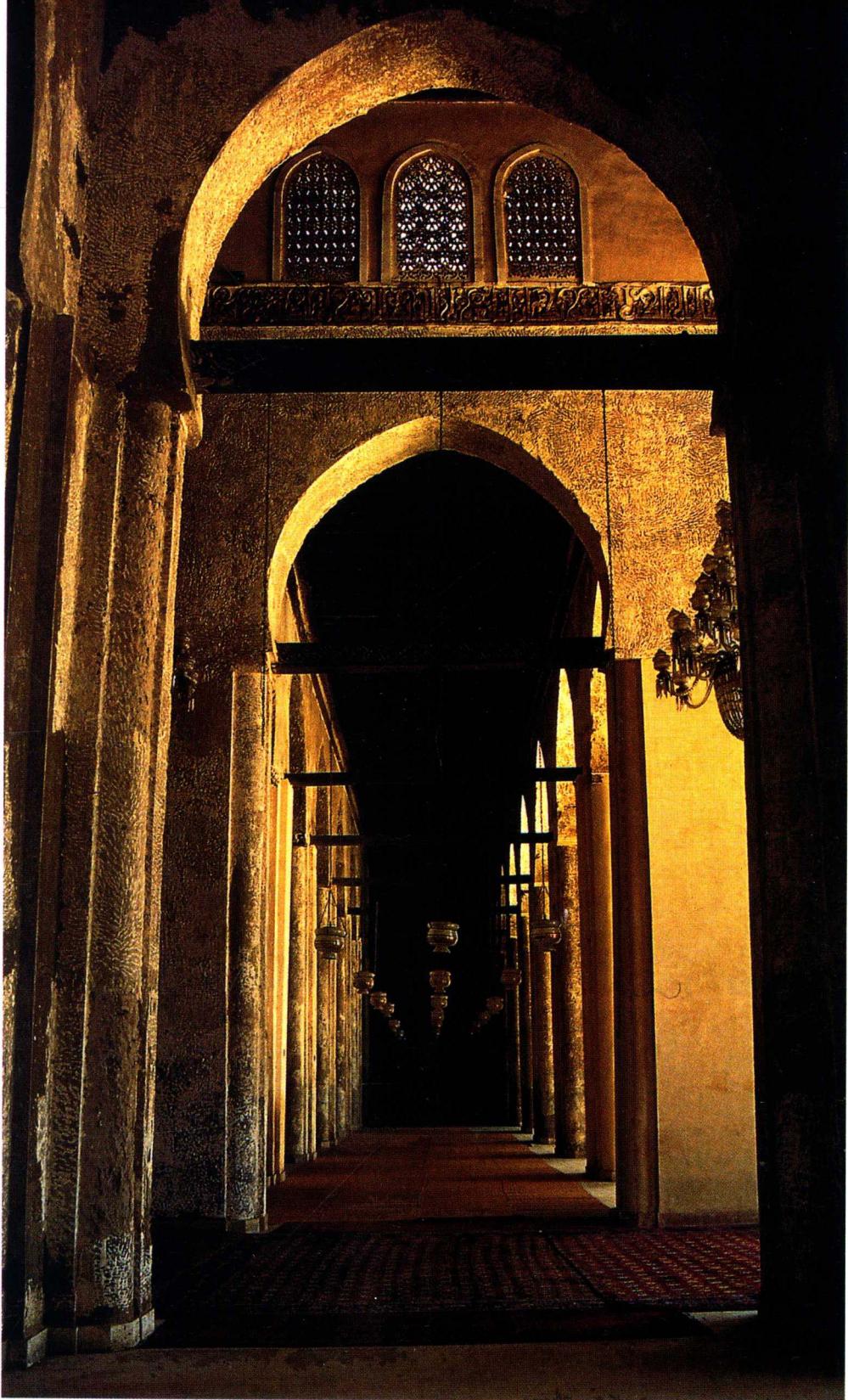
左页：

(上)图4-21开罗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院落俯视景色(自宣礼塔上望去的景色，礼拜厅中央廊道较高，院落周围的拱廊由柱墩支撑；20世纪初曾为第一个伊斯兰艺术博物馆，直到近年才重修并恢复其最初职能)

(下)图4-22开罗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院落北角，现状景色(西北墙上的两个宣礼塔属法蒂玛时期留存下来的最早的这类建筑，只是其最初面貌已部分为以后增添的方形基座掩盖；北宣礼塔最初为圆柱形，上部的改造属马木留克时期)

本页：

图4-23开罗 哈基姆聚礼清真寺。院落回廊内景



较少，仅用于入口某些壁龛端头或穹顶窗户等处，由对称的茎叶图案或更复杂的阿拉伯式花纹组成，突出在可见的背景上。大部分装饰均为石构，集中在一系列水平或垂直条带上（后一种情况较少），用来突出某些建筑部件或轮廓（特别是宣礼塔和门道）。图案包括植物、几何图形及题铭等各种类型，几乎总是位于可见的背景上。某些图案，如大

量出现的五角星形（位于重点装饰的徽章内并在各处取代了水平条带），可能具有象征意义（所罗门的标志）。这也证实了哈基姆对巫术的兴趣，尽管在这项工程进行时，他只有18岁。和爱资哈尔清真寺相比，哈基姆寺的装饰更为严肃、节制，立面构图效果更为突出（其基本对称的格局进一步为装饰相近但形式不同的宣礼塔打破），从总体上看，价值